

□赵瑞峰

钱泳(1759年—1844年),字立群,号台仙,江苏金匱(今无锡)人,一生游遍大江南北,所交多为学者名士。钱泳还精研金石碑版之学,工书法,尤长篆隶,善画能诗,著述颇丰,其中以《履园丛话》最为著名。

据《履园丛话》所记,钱泳一生至少有五次(分别是乾隆五十七年、嘉庆四年、嘉庆五年、嘉庆十年、嘉庆十三年)自家乡或由水路或经驿道入京,来回都是从山东经过,其中唯有乾隆五十七年初次进京时留下了日记。据其所著《游都日记》(下称《日记》)记载,钱泳这次进京回来途经山东的时间,合计达32天,且每日都写日记,凡里程、地方、停帆易道、会见交接等皆有详实记录,其分量约占全部《日记》的三分之一。

据《日记》记载,钱泳于乾隆五十七年五月二十二日,沿京杭运河进入山东境内。那时经由山东进京,除水路外,还有中路、东路两条驿道可走。但当时正值雨季,驿道泥泞,且时有水患,颇不便行走。更主要的是,钱泳此行目的之一,是想拜访时任济宁运河同知的金石名家黄易(小松),走驿道并不能直达济宁运河署,因此只能走水路,经泇河,到微山湖,再至济宁。

然而,当时走水路谈何容易,尤其是泇河一段,因风大水急,钱泳走走停停、停停走走,自台儿庄到微山湖不足百里的路程,竟走了五天。从微山湖到济宁,虽然路程较泇河一段更远,因行舟较畅,仅用三天即到达。

二十九日钱泳终达济宁。他在《日记》中记道:“朝进城,至运河厅署,谒黄小松司马”在济宁停留的六天里,钱泳或与同道交流金石收藏心得,或观赏黄易所收藏的金石书画图籍,或是为他人作书画,视为平生快意事。尤其值得一提的是,钱泳还观赏了“济宁州学观汉碑”,《日记》三十日这天记道:“……碑在戟门内两侧,忠惠父鲁峻、北海相景君、尉氏令郑季宣三碑西向立,吾丞武荣、郎中郑固、庐江太守范氏三碑东向立,其范氏碑额已断,不能与本碑联属,则北向而立也。又进明伦堂,观郑固碑下截残字,及孔子见老子画像、胶东令王君庙碑,皆嵌置壁间。又地下横碣,上有‘朱君长’三隶字,为汉刻无疑。此小松新于两城山所得也。”这是对乾嘉时期“济宁州学观汉碑”及内部设置较为详细的介绍。

到六月初六,钱泳决定到济南访游,舍水路而走陆路,因此一早请人雇车。走之前还特地同黄易游南池和浣笔泉两处名胜。此后两日,钱泳入滋阳,至高吴桥投宿,过汶河,遥见泰山,夜宿下庄。过泰山道时突遭意外,幸而有惊无险,《日记》初八日记录了此事:“……又行二十余里,入山,山路皆石子,车轮作雷声,恐有覆车之患,余同仆人皆下车。过六七山坡,见一老翁,年六十余,骑驴而前,转瞬间此翁与驴俱堕,余车仓猝难挽,竟从人驴上过。余望见大惊,以为必死,而竟获无恙,真天幸也。”

初九日行至崮山,钱泳又因雨天再临险境。据《日记》记录:“……小憩行官前,见东北角黑云模糊,雷声殷殷不绝,急命车行。行未十里,大雨轰然而来,山水奔腾,四下车路竟如黄河。幸余骡马强壮,不至随水冲决,而四山瀑布汹涌,望

去皆如白练,可畏也……闻是日覆车甚多,人马死者无数。”

次日,钱泳进济南城西门,停于泺源书院,拜见山长周山茨,并得以留宿院中。

钱泳此次来济南,主要为拜会出任山东学政的翁方纲。翁方纲为乾嘉时期著名的金石学家,与阮元、王昶、黄易等皆为同道。钱泳早闻翁方纲大名,只是无缘相识,前不久从黄易处得知翁方纲到济南主持山东乡试,因此不惜辗转来济南拜会。

到济南次日,钱泳即至贡院拜访翁方纲,但因翁方纲无暇见客,又不便立即返回,便去游览大明湖。《日记》记录了游大明湖的感受:“……湖光浩渺,山色遥连,鼓枻其中,荷香扑鼻,洵历下胜地也……”返城西门后,又游趵突泉,钱泳在日记中写道,“三窟突起,声如殷雷,相传此泉为泺水之源也。”钱泳在趵突泉喝茶时,忽见翁方纲遣人请会,便再到贡院,得以观赏翁方纲所藏元四家天冠山墨迹及宋拓化度寺碑,并山东诸碑数十种。

十二日一早钱泳要登车离开济南,翁方纲特来相送。当时监院赵广文要进京陛见,两人遂结伴而行。次日过禹城县城,“起东北风,雨亦随之,即急行三十里,往来车马惊惶,与赵广文车相失”。十五日,钱泳至德州,过刘朱庙往北,就出了山东界。从五月二十二日南来进入山东境,至六月十五日北上出山东境,钱泳经停山东的时间共有24天。

钱泳自六月入京后,在北京居停时间有三个月,一直到九月中旬,接奇中丞书信,相约南返,于是九月十七日走驿道返乡。至九月二十三日夜渡运河,再入山东境。钱泳返程走的是东路驿道,过德州,至平原,又宿二十里铺,再过禹城,至晏城。二十五日夜过齐河,午后至杜家庙,入长清境。再往前行,进泰山道,又过崮山行官前,三个月前在此遇大雨几陷险境的情景,钱泳记忆犹新,但此时已是深秋九月,无险可临,钱泳还是在《日记》中发出“寒岩孤峙,草木萧然,较夏间过雨时又是一番境界也”的感慨。行至张夏,钱泳投宿真武庙前,当时太阳未落,钱泳便在庙前散步,并观看诸庙碑。

二十六日,钱泳至泰山,入岱庙参观。《日记》记录了参观岱庙的情景:“庙五门三阙,东西有角楼五层,如天子宫室之制。进庙,则古柏参天,石碑林立……又北行,上丹陛九级,登峻极殿……纵观两壁画像……进延禧门,有唐槐一株。槐之北,朱门一座……槐之南为右阙门……北望三峰岩岩,所谓南天门、日观峰俱在指顾间矣。惜时已暮,不获一登,殊惆怅也。”

次日夜,钱泳与奇中丞一同兼程而行,过新泰,走蒙阴,夜宿翟家庄。转一日,至鳌阳,过公家城,至青陀寺,入沂州府兰山县境。后渡沂水,直至郯城红花铺驿出山东境前,因急于行路,日记渐疏略,仅记地名和里程。《履园丛话》则记录:“余曩尝入京,过郯城县,路旁有东海孝妇墓,香火甚盛……”这次入京当在乾隆五十七年之后,钱泳经过山东时走的是东路驿道。

钱泳自九月二十三日由直隶进入山东境内,至月底离开山东境,共计8天,刚好是入京经过山东所用时间的三分之一。



□杨建东

微山湖的北部有个仲浅村,村里有座很大的古庙,庙前是南北走向的元代古运河。

1984年省政府拨款修缮这座古庙时,我被派去修缮工地。听村里老人介绍,古庙叫仲子庙,是为了纪念孔子的门生仲由(字子路)而建,庙前的河叫老泗河,后来“改泗为运”,便成为运河的一部分。由于运河从北京通往江南,康熙、乾隆皇帝下江南时曾登岸拜谒并题字,过往的商贾名士、文官武将无不下船祭拜仲由。

后来我查阅史料、察访周边,了解了许多有关运河与仲子庙的事。

泗河发源于济宁泗水县,流经曲阜、兖州、微山、鱼台和江苏沛县、徐州,南入淮河,《中国历史地图集》在原始社会卷上就标有古泗水,白居易词中也说到“汴水流,泗水流,流到瓜洲古渡头”。元代开挖运河时就利用泗河,让自然河流发挥运河的作用。元代至元二十年,兵部尚书李奥鲁赤主持兴工开河,开凿了济州河、安山渠,疏导、修理了流经石佛、仲浅、鲁桥、枣林、南阳、谷亭、湖陵、沛县、留城、茶城、大浮桥、徐州的古泗河道。

元代南北运输,水运比陆运更为便捷。到了明代,黄泛频繁,灾害增多,运河也被淤塞,嘉靖、隆庆年间新开“漕运新渠”,从鱼台县南阳至沛县留城,全长70.5公里,工程浩大,历时四年,这条新运河的两端仍连通老运河河道。今天,运河仍在,两岸的久远故事依旧在流传。

由于运河废弃百余年,曾辉煌几百年的仲子庙在春风秋雨中渐渐破败,幸好仲氏家族竭力保护祖先遗产,才免遭拆庙。新中国成立后,当地供销社利用了整个庙院,正好起了保护作用,省政府三次拨款修庙,如今这里已经成为旅游景点。

仲由是泗水人,年轻时孝敬父母,经常徒步百里去找粮米养活父母,自己吃草叶,“百里负米”的故事列入《二十四孝》。孔子周游列国全仗弟子,尤其是仲由的保护,孔子对仲由的忠勇礼信大加赞赏。孔子让年已六旬的仲由外出做官、寻求仕途,仲由为保护孔子执意不走,孔子再三劝说,仲由才去卫国蒲邑任大夫。公元前480年,卫国发生内乱,孔悝让仲由救卫公逃跑,仲由冲到蒯聩跟前劝其停止内乱,被石乞、壶黡用戈击中头部,仲由自知将死,系好帽结说“君子死冠不免”,终年63岁。孔子闻讯大哭,没过几个月,孔子也病逝了。

西汉更始元年,仲氏族人为避

赤眉军战乱,从泗水迁徙到任城延就亭(今微山县仲浅村)的泗河边落脚,河水是从老家流来的,仲氏族人见水思乡。唐开元七年,仲氏后代仲文见到县令贺知止,贺知止知道了仲文的身世,喟叹先贤后裔竟在辖内,便筹划在仲浅村建庙以祀仲由,并划拨祭田。唐代建庙,应为小型家祠,有配房、大门,坐北向南,多种史料皆称仲子祠,民间俗称仲庙。

孔子被历代皇帝加封,其弟子也一起被加封,唐玄宗封仲由为“卫侯”,宋真宗加封为“河内公”,宋度宗追封为“卫公”,明世宗改称“先贤仲子”,清代尊为“卫圣”。

由于仲由为孔门十二哲之一,明代便拆掉家祠,遵循礼制,上报官府,官民筹资,改建为大规模庙堂。明代改建的仲子庙庙门向东,面向运河,到了清代陆续增建,扩地30多亩。大殿为单檐歇山式,8根大木柱,殿宽18米、进深12.5米、高16米,绿琉璃瓦,前有穿堂,后有寝殿,左右有配庑。河岸上原有两道石坊,周围有许多附属建筑,惜毁于战乱。

仲子庙前面的运河,是元代由泗河改建的,从济宁过来向南流到鲁桥镇,在新挑河村进入湖上航道,这段运河是元代古运河的原貌,是微山湖区现存最古老的河段。向南进入南阳镇,出了南阳,便是百余里的湖上运河航道,至微山岛又到韩庄,出了韩庄进入枣庄市台儿庄。清代康熙皇帝、乾隆皇帝下江南就是走的这条运河航线,乾隆沿途留下许多和运河有关的诗。

从康熙二十三年到乾隆四十九年的百年间,康熙、乾隆沿运河南巡,龙舟过仲子庙时就驻跸并拜谒仲由。康熙三十八年,康熙在仲子庙题“圣门之哲”,仲氏后代将四字刻石匾嵌于北庑墙壁。

《清史稿》载,“(康熙)三十八年五月辛未次仲家闸,书圣门之哲额悬先贤子路祠。”乾隆三十年,乾隆皇帝在庙内题“三德达身修勇固不怠,四科从政事果则无难”,后刻木联悬于殿内前柱上。乾隆皇帝也留下赞誉仲由的律诗,刻于石碑上,过往船只上的文人武将都登岸拜谒仲由,瞻仰皇帝御笔,也书写诗文,留下钱币让仲氏后代刻碑立于院内,小碑便嵌于墙壁。凡是明代的诗文、书法刻石皆嵌于两庑和穿堂四壁。

运河是元明清时期的交通要道,仲子庙因运河而重生光辉,引得过往舟船驻停拜谒。仲由享此哀荣,仲氏后代乐不可支、荣耀无比,儒家地位也进一步提升。